

兒科的 歡歡公主



宋景歡 花蓮慈院兒科副護理長

**Princess Huan~Huan to Kids
Jing-Huan Song,**

Deputy Head Nurse of Pediatric Ward, Hualien Tzu Chi Hospital

■ 文 | 林芷儀、黃秋惠

「妳是公主阿姨嗎？謝謝妳那時候的照顧。」宋景歡走在花蓮市區街上，被人叫住，原來是小病童和媽媽，一定要說出對她的感謝，穿著便服還被認出來，讓她很驚訝，也很感動，其實她應該只照顧對方一小段時間，自己完全忘記了。

每次有新病童，宋景歡總是自我介紹：「我叫公主。」開朗又親切活潑的態度，很快破冰，隨即抓住小朋友和爸媽們的心，而這位「公主阿姨」、「歡歡阿姨」談起臨床工作可是眉飛色舞，談起照顧的孩童有如家長，熱情又急切，可知她本來試用期都撐不過，一隻腳已經跨出醫院了，幸好轉換單位，又遇到合拍的主管，讓她找到歸屬。

談到接任單位副護理長，宋景歡說從來沒想過，因為她常把「我可能很笨吧」掛在嘴邊，覺得副護理長已經是自己的最佳成就，問她還有沒有更高的期許，她大笑邊揮手說：「這樣就好了！這樣就好了！」其實，「潛力無限」是很適合她的形容，也是她一直在護理路上體現自己價值的態度。

因父親認真讀護理 經濟重擔一肩扛

有著一雙深邃大眼、健康膚色的宋景歡，是臺東縣金峰鄉的排灣族原住民，爸爸是地政市務所的測量員，因為重視孩子的教育，她和哥哥都是跨區就讀都會區的國中，在山上部落，家族人口眾多，總是熱熱鬧鬧的，大家膚色都黑，但一到都會念書，自己的膚色就顯得非常突出了，整個學校可能沒有幾個原住民，不免成為同學好奇的對象，甚至有人真的問她：「妳騎山豬來上學的？」、「妳為什麼麼黑？」……隱隱然在心裡積累了一些自卑感卻不自知，幸好也交到一些好朋友，個性又很樂觀，不好聽的話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。國中三年級，景歡和幾個好同學說好要報考護校，爸爸知道後非常贊成，而且希望她就讀離臺東最近、在花蓮的慈濟技術學院（現慈濟科技大學）。

「那時候爸爸開車，跟媽媽兩個人載我到花蓮去獨招（慈科大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學生單獨招生）。」這是爸爸心裡的第一志願，還帶著景歡繞校一圈，對著她說：「妳看，這就是妳以後的學校！」放榜成績是候補，「沒有上，那時候有點難過。」景歡還是念了護校，而且從最北部的開始選，離家愈遠愈好，怎麼知道才一年級上學期，爸爸罹患了肺癌！

剛上護專，玩心很重，不想讀書，但爸爸的病讓景歡瞬間驚醒，覺得應該好好把護理學起來，或許對爸爸的病會有幫助，哥哥也是同樣的想法而選擇護理。景歡也轉學到高雄的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科五專部，離家近一點就近照顧爸爸。

可惜，爸爸還是在抗病半年後辭世，享年 45 歲。本來無憂無慮的景歡，這時候強迫自己長大，主動分擔起家中的經濟壓力，學費是申請就學貸款，生活費就靠自

己在學校餐廳打工，課餘時間也幾乎都在打工，「一個禮拜賺兩千多元，那時候對我來說超多的！」景歡負擔自己的生活費，有時還能幫忙付家裡的水電雜費呢。而媽媽也不讓女兒專美於前，開始自立自強，只是把部落當成傷心地，寧可到外地去餐廳幫人掌廚、或是幫人打掃家裡，不怕苦不怕勞動，養活自己不成問題。

試用期跳三單位 族人拉一把兒科生根

五專畢業時，為了盡快還清就學貸款，景歡決定直接進入臨床工作，正巧學校公布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的徵才訊息，她馬上填寫意願表，還怕自己不會被選上。幸好通過面試，正式成為花蓮慈院的一份子。

剛到花蓮慈院的第一個月，宋景歡選擇到外科加護病房，「講白一點，就是為了錢，因為有急重症津貼！」當時的同期新人，有好幾位是大學畢業生，「我自己自尊心的感覺就會比人家低一點，其實我從以前就會覺得自己是原住民會低人家一等，所以在學習過程中，他們就很強，我就有點退縮，可能自己也不認真，所以到了一個月之後，可能我覺得我學不來，我就說我要離開，因為外科加護病房比較急一點點，主管問我要不要去內科加護病房。」

第二個月，景歡調到內科加護病房，內科加護病房常會面臨病人的生離死別，這對失去爸爸的她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，臨床上的適應不良，讓景歡很挫折，又

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是宋景歡專科畢業後正式工作的第一個職場，也服務至今。經過痛苦的新人試用期，在小兒科病房找到自己所愛的護理路。圖片提供／宋景歡



打算要走了。「那時候本來想要離職，而且放榜後沒有考上證照，我想說我回家自己讀書……」當時的陳佳蓉副主任（現大林慈院護理部主任）跟景歡會談，對她說：「我去找一個特質跟妳比較近的人，妳去她那邊看看。」於是，宋景歡又調到兒科病房。

第三個月來到兒科病房，同一批報到的其他新人已經在兒科獨當一面了，而景歡才剛開始，「她們是大學生，我是五專生又是原住民，就覺得自己很笨。」當時的兒科病房護理長鄭雅君（現為護理部督導，也是 2017 年臺灣兒童醫療貢獻獎得主），膚色跟景歡一樣黑，笑起來牙齒一樣的白，因為她也是排灣族，也來自臺東縣，只是在達仁鄉，不同的部落。在雅君阿長的指導與陪伴下，景歡終於撐過了試用期，景歡很感恩，「有一半原因，我覺得會留任是因為雅君督導！」而另一半留任原因，是因為兒科病房的氛圍「很像找到一個最想要的地方，跟孩子相處又很歡樂，我一待就到現在。」

領受也散播天主的愛

完全不認識也不了解「慈濟」，剛到醫院報到不久便參加新人訓練營，當時是六天五夜，傍晚要上繞佛繞法課程時，景歡就跟陪伴的志工媽媽說：「我是天主教徒，不能跪也不能拜。」想不到志工只是很溫和的回應：「沒關係，那我們去旁邊坐。」營隊最後一天的結訓時，志工媽媽請景歡上臺跟上人視訊分享，景歡記得自己大致說的是：「不好意思，這幾天我沒辦法跟大家一樣做這些宗教的儀式……」得到上人的回應：「我們不分宗教信仰、不分種族。」景歡發現上人也接納她排斥這些行為耶！「我打電話回家說：「阿嬤，我有保護我們的耶穌，沒有給人家跪！」景歡興沖沖的向阿嬤邀功，反而被阿嬤訓了一頓，要她懂得入境隨俗，「上人接納我，阿嬤說我要接納你們。」景歡自此就不排斥參加慈濟的活動，連最具宗教性的浴佛節她都參加了，原因是自己被感動到了。

五月的佛誕日、母親節、國際護師節、慈濟日四節合一，景歡說：「本來我想說每個星期日有去做禮拜就好了，為什麼要去浴佛節？」但景歡參加後看到所有人整齊合一的畫面，很震撼，「很像我們在教會裡面那種感動，面對上人的尊敬，面對佛陀的尊敬，就像我們面對天主一樣，只是我們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但是我們的心是一樣的，我們求平安、我們求安慰。」可知小時候的景歡可是不喜歡上教堂，被阿嬤在後面拿棍子追著打才勉強去的，隨著自己逐漸成長，她的信仰也日益堅定，成為她人生不可或缺的中心。

曾經，有一位景歡照護過的小病人癌症末期轉到心蓮病房，過不久即將往生，當時的雅君阿長問：「景歡，妳要不要去幫他祈禱？」景歡嘴上說好，心裡其實

還會害怕，「因為我沒辦法面對分離的時刻。」失去父親的哀傷，讓景歡當時在面對臨終病人時仍有陰影，但她又轉念，自己身兼「護理師」和「朋友」的雙重身分，能幫助小病人。她到了小病人的床畔，引導家人一起禱告，景歡覺得：「我帶領他走到天主的身邊。」最後小病人安然離世，家人也感受心安。

感受慈濟助人的力量

2009年，是宋景歡在花蓮慈院工作的第二年，八月，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，暴風圈挾帶驚人的降雨量，導致全臺多處發生嚴重淹水、山崩與土石流。景歡的家鄉也遭受風災無情破壞。「八八風災前一天我還有回家，因為颱風我就趕快回花蓮，結果當天就被沖走了。因為我們有分上部落跟下部落，下部落被沖走，外婆跟阿嬤都住在下部落……」家在上部落，逃過一劫，外婆和阿嬤在他們家暫住了兩、三年。

宋景歡忙著聯繫親友、關注新聞，幸好住在下部落的長輩都平安，突然，她在電視上看到了熟悉的慈濟人藍天白雲身影，從阿嬤、外婆、姑姑等親戚的口中得知慈濟有去發放物資。「有颱風，怎麼辦？但我也無法幫到家裡，因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護理師……」景歡說起當時的心情，所以當看到志工去部落的身影，「很像是我自己的人在裡面，感覺是我的人去我的家鄉。」部落的老人家就會說：「妳在慈濟上班，（慈濟人）有送很多東西給我們。」景歡想跟他們說：「其實根本不是『我們』，因為我只是一個護理師。」

當時年資尚淺的宋景歡，親見「慈濟」家人幫助「部落」家人，決定好好留在這家慈濟的醫學中心，盡可能累積護理專業，也帶著一點小小回饋的心。

護病相處訣竅 找到職涯價值

護理資歷轉眼12年多了，景歡還是很喜歡兒科的臨床工作，她說：「我對自己的期許，就是『一步一步來』。」「今天該做什麼做什麼，但其他時間我一定要陪我的病人，所以在臨床花的時間比較多。」有時免不了過了下班時間還在忙碌，但景歡覺得慰問家屬及病人是護理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環，一定要做好才行。

擔任兒科病房的副護理長兩年多，景歡也逐漸有些心得。新人到單位時，她會盡量依照新人的特質去分配適合的學姊，希望每一位新進人員都能在護理職涯上找到歸屬感和成就感。「護理人員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角色做好，照護病人、了解病人要的是什麼。」

病人出院時的滿意度回饋，宋景歡經常榜上有名。「我到現在還是會有點期待病人的回饋單，護理長每個月會宣布這個月誰有被病人提出來，感謝我們的照顧，



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，宋景歡（左二）於6月17日上午支援在花蓮縣新城鄉崇德村快篩。
攝影／黃思齊

我覺得這樣才會有成就感。」這些來自病人和家屬的善意回饋與溫暖問候，是宋景歡在護理工作中的成就感，也是讓她持續在第一線服務的動力。

錄製族語宣導影片 支援秀林新冠快篩

2021年5月臺灣爆發本土疫情，花蓮有一位原住民長者，因為沒有手機、不會寫字，無法完成進入店家前的實聯制，遭到路人謾罵，景歡看到這則新聞，想起自己的阿嬤可能也會像那位長者一樣，忍不住流下眼淚。鄭雅君督導正在籌備原住民族語的防疫衛教影片，號召原住民護理師用自己的族語宣導防疫，景歡一口答應，接下影片的攝影和剪輯工作。「原本以為只是拍『看病要帶健保卡、量體溫、洗手。』，沒想到不是那麼簡單。」

族語衛教影片以太魯閣族、阿美族、布農族為主，宋景歡錄好影片，又要自己研究剪輯軟體，因為先生是花蓮縣光復鄉的阿美族人，景歡就請婆婆幫忙聽族語，「您幫我聽一下，聽得懂嗎？再幫我翻成中文。」上好字幕後，要請負責說族語的學姊確認，學姊也會帶回家請長輩看影片，還找原住民的看護阿姨聽聽看聽得懂嗎，因為每個族語都不一樣。衛教影片的後製尚在進行，宋景歡又接到支援花蓮縣秀林鄉快篩的重大任務。

當時秀林鄉崇德村發生新冠肺炎確診的家族群聚，面對嚴峻未知的疫情威脅，宋景歡很猶豫要不要加入支援，「我先生就說『去啊！妳就去做啊！』我想說，對啊！我不去的話誰會去？既然督導找我去，就代表需要我的專業，人家肯定我

了，為什麼我要否認自己！」跟先生討論後，宋景歡加入快篩團隊，一連支援兩天，穿著全身防護衣，第一天就中暑，快篩任務結束接著去上班，隔天早上準時又出現，完成了兩天的快篩任務！

「我覺得自己能做到這樣也很厲害耶！真的需要人家激發我的潛能。不然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是個護理師，根本不會做影片，也不會去做快篩。」

感謝家人的支持 平安就是幸福

「家庭跟工作之間的平衡，另一半真的很重要。」臨床護理人員的工作經常會有壓力，宋景歡感恩先生，她剛生第一胎時，因為是新手媽媽，孩子一調皮會忍不住用罵的，這時先生會提醒她：「請不要把醫院的情緒帶到家裡。」宋景歡反省，自己在臨床上照護那麼多生病的小孩，要感恩自己的孩子身體很健康。現在，景歡也有自己的抒壓妙方，「有時候覺得很煩，我就開始整理家裡，掃到很乾淨之後再拍照上傳，還會很多人點讚喔！」

臺灣進入三級警戒後，因為各級學校停課，宋景歡原本打算把小孩送回光復給公婆帶，夫妻兩人留在花蓮專心上班，但景歡放不下兩個學齡前的孩子，每天和先生一起往返花蓮和光復。「下班回到家都快晚上七、八點了，幫孩子們洗完澡，就趕快陪孩子睡覺，我覺得這樣也沒什麼不好，每天忙碌但回家後看到他們就能安心。」



花蓮慈院兒科到洄瀾親子館進行防疫衛教，宋景歡副護理長（左）與李依蓉護理長（右）教導小朋友正確配戴口罩。攝影／江家瑜



6月18日上午支援富世村快篩，遇到小朋友害怕棉棒靠近鼻子取檢體時，宋景歡的兒科照護經驗正好發揮功能。攝影／黃思齊

讓爸爸引以為榮

因為防疫規定必須減少及避免不必要移動、活動或集會，景歡算一算，自己已經四、五個月沒回臺東老家了，想家的她，還在晚上偷偷掉眼淚！「好想回家陪陪家人，可是自己又被拒絕，雖然我也打了疫苗、做了防疫，可是他們也會擔心。那我到底要不要回家，所以我晚上偷哭，因為家人一直說『妳自己要注意安全啊，我們很好、很好。』聽到這樣，我覺得，你們好我不好，我真的好想你們啊！」

直到本土疫情趨緩，宋景歡才終於要安排返鄉，她打算一天來回，看一看許久未見的媽媽和部落家人，「（想回家）還有一半是，很久沒有回去祭拜我爸爸了，我每次回家的主要目的，還是要看一下家裡，也讓爸爸知道我很好。」

宋景歡在臨床工作的第四、五年，靠著年輕有體力，夜間上班、白天念書，完成了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二技在職進修，取得大學學歷。她回到那個與爸爸一起駐足過的校園停車場，跟爸爸說：「我做到了！」爸爸說這是她的學校，景歡實現了爸爸當時的願望。

族語名字是「該來魯」，來自臺東縣金峰鄉排灣族的小女孩宋景歡，成為太太、當了媽媽，更是一位專業的護理人員，護理路上還有什麼激發潛能的機會在前方等著？人生的故事未完待續…… ☺